



(增订版)

新编词典

沈苇 / 著

（增订版）

新编词典

沈苇 /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新疆词典/沈苇著.-上海：上海文艺出版社.2014.10

ISBN 978-7-5321-5422-7

I . ①新… II . ①沈… III . ①散文集-中国-当代

IV 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23028 号

责任编辑：谢 锦

封面设计：钱 祯

新疆词典

沈 苇 著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

200020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

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6 插页 2 字数 345,000

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5422-7/I · 4318 定价：39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66243241

A

- 阿拜 1
阿凡提 8
阿力麻里 14
阿曼尼莎 19
艾德莱斯绸 26
奥尔德克 30

B

- 巴扎 36
白桦树 41
白杨村庄 45
边境 48
冰山 51
博格达 54

C

- 草蝉子 58

草原 61

尘埃 65

D

地乳 68

地毯 71

盗宝者 75

刀郎 78

倒坡子 87

E

额尔齐斯河 94

二道桥 97

F

费尔黛维西 102

《福乐智慧》 113

G

- 鼓 118
古墓·石塔 121
果园·男孩 125
故城 130

H

- 胡杨林 133
胡杨墓地 138
红山 144
红柳娃 148
荒野 152
黄泥小屋 156
火炉 159
火浣布 162

J

- 金桃 165

酒鬼 169

K

喀纳斯 174

喀什噶尔 178

克孜尔 184

昆仑 187

L

楼兰 189

芦苇 195

骆驼 199

罗布村 203

驴 207

旅行 211

绿洲 217

M

- 马 224
麻扎 230
庙篷 234
魔鬼城 237
木乃伊 241
穆赛莱斯 243

N

- 纳瓦依 247
馕 251
暖谷 255

O

- 欧玛尔·海亚姆 260

P

- 帕米尔 269
葡萄 273

Q

- 荨麻 283
秦巴尼克 286
青蛙移民 293

S

- 萨巴依 296
沙漠 299
山鸦 305
鄯善国 308
神树·鬼树 311
诗 319
诗人 322
石榴 324

- 石头·戈壁 329
书斋·旷野 331
树(写作与种植) 334
丝绸之路 337
梭梭 341

T

- 塔合曼 344
塔里木 349
太阳部落 364
探险家 371
天鹅 375
天山 378
天池 381
土豆 385
土豆幽灵 388
吐鲁番 392
《突厥语大词典》 396

W

- 屋顶 401
无花果 407

X

- 西域 411
西行者 414
小河 416
香妃 419
协合力 427
新月 436
悬浮教堂 439
雪 444
雪豹 447
雪莲 450
薰衣草 453

Y

- 牙通古斯 458

- 岩画·石人·鹿石 464
羊 468
洋葱 471
叶尔羌 474
异乡 479
鹰嘴豆女孩 484
玉 487
云杉 490

Z

- 占卜书 493
正午 498

A
· · ·

阿
拜

两个争吵中的的哈萨克人，只要有一位引用阿拜的诗句或箴言来说服对方，冲突便会戛然而止，双方很快就会握手言和。这种情景，在哈萨克草原上并不鲜见。哈萨克人太热爱阿拜了，从不怀疑他的话会有错。

当我们引用李白、杜甫的诗句来抒发人生感慨时，哈萨克人将阿拜的金玉良言，用做化解日常冲突与恩怨的良方。“诗是语言的皇帝”是阿拜给予诗人们的良方；“被忧思困扰而不能自拔，即为懦弱”是给予消沉者的良方；“当我们衰老，现状需要生机勃勃的年轻人来改变”是给予青春的良方；“诗歌为婴儿打开人生的大门，也陪伴死者踏上天国的途径”是给予生活方式的良方；“人生的乐趣在于不断丰富自己的智慧”是给予人生追求的良方……无论是城里的文化人，还是草原上目不识丁的牧民，阿拜已成为哈萨克人共同的“祖父”，他的诗歌、歌曲、

格言、警句化为民众生活的一部分。按照哈萨克作家叶尔克西·胡尔曼别克的说法，阿拜就是哈萨克人的“精神长老”。

每一个新疆的哈萨克人，只要一谈到阿拜，就会两眼放光、神采飞扬，就像谈到自己家里一位敬重的先人。几乎每一个哈萨克人，都会唱阿拜的《无风的夜 明亮的月》（叶尔克西·胡尔曼别克译为《月光》，歌词：夜空风静挂着月亮/银光落在水面上/阿吾勒一边深山谷/小河奔流涛声唱//树叶啊沙沙入梦乡/好像对亲人诉衷肠/看不见无边黑土地/青青绿草铺地上//山中有歌声在回荡/伴着夜莺声声唱/你说过等我在山梁/我们相逢小路旁）。哈萨克人十分尊重阿肯（诗人）和长者，认为忘记七代祖宗的人不能称之为人。作为哈萨克书面文学的奠基人，阿拜的全部作品不是通过印刷品，而是通过哈萨克人惊人的口头记忆保留、传承下来的。

我当记者时，曾去北疆的青河县采访阿肯弹唱会，遇到刺绣的几位哈萨克妇女，她们绣出了美轮美奂的各式图案，还绣了一幅精美的阿拜像。这几位妇女羞涩、内向，不善言辞，当我夸赞她们的阿拜像绣得好，自己也非常喜欢阿拜时，她们一下子变得活跃、热情了，还拿来一大堆包尔萨克（油果子）和奶疙瘩送给我。青河的经历已过去二十年了，至今难于忘怀。我的最大感触是，作为民族首席阿肯的阿拜，无疑成了哈萨克人与异族打交道的“接头暗号”，也成了民族认同的标识和符号。

新疆与哈萨克斯坦有一千五百公里的边境线，边境隔开了群山、草原、河流、羊群。在塔城的塔尔巴哈台山上，边境线竟将一座阿肯墓一分为二，墓的一半在中国，另一半在哈萨克斯坦。但有一位大阿肯的名字，是国境线无法隔开的，他就是阿拜。新疆的哈萨克人和哈萨克斯坦

的哈萨克人，同样热爱他、尊敬他，视他为共有的“诗圣”、“草原上的北极星”。

艾多斯·阿曼泰是我的一位哈萨克朋友，青年才俊，双语作家，十七岁就出了诗集，二十四岁出版了哈萨克文学史上第一部用汉语创作的长篇小说《艾多斯·舒立凡》。小说中有一个惨烈的场景：沙俄军队入侵哈萨克草原，哈萨克青年骑着骏马，举着马刀，唱着阿拜的情歌，冲向俄军的机枪阵……歌声停止的刹那，就是哈萨克骑兵全军覆没的时刻。

艾多斯翻译阿拜，有时将他译成古体诗，有时又将他译成一个“现代派”，是很有意味的。艾多斯现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留学，每次回乌鲁木齐，都会来看我，诗歌是我们之间永远的话题。他说，在阿拉木图，阿拜的印记无处不在，有阿拜大街、阿拜广场、阿拜地铁站、阿拜博物馆、阿拜歌剧舞剧院等。前苏联的哈萨克作家穆合塔尔·阿乌埃佐夫创作的一百四十万字的长篇传记小说《阿拜之路》，已被译成全球一百一十六种文字。在阿拉木图，经常遇到出租车司机、街头行人，要逮住他谈一谈阿拜。

阿拜的文学遗产包括二百二十三首抒情诗，四首叙事诗（达斯坦），十几首歌曲，箴言集《阿克利亚》（四十五篇），论文《哈萨克族源简述》，以及歌德、普希金、莱蒙托夫等人诗歌的五十多首译作。1995年，阿拜诞辰一百五十周年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这一年命名为“阿拜年”。

我们今天看到的阿拜照片，已是中年和老年形象，俨然是一位“祖父”了。其实阿拜是一位像普希金那样早熟的诗歌天才，十岁写下人生的第一首短诗《我以为是谁赶着骆驼乱跑》，十二岁写下第一首爱情

诗。作为贵族之子，他当过勃勒斯（地方乡绅）和主裁大人，后来又辞官办过家庭学堂。长达二十年的家族纠纷，九年被地方势力的诬告，使阿拜身心交瘁。特别是两个儿子的英年早逝，对阿拜打击太大，沉浸在凄凉、悲恸之中难于自拔。照片上的阿拜，貌似健壮，内心孤苦，神情悲戚。1904年6月23日，五十九岁的诗人都郁而终。

不惑之年的阿拜，写下箴言集《阿克利亚》的第一篇。在列数了自己不适合做官、放牧、从教、研究学问、当神职人员之后，认为能成为个人人生安慰的只有白纸和黑字了。他写道：“我尽可以将我的所思所想留在纸上，谁人如果以为我的文字能给他的心灵带来一点慰藉，那就请看上两眼好了。如果觉得乏味，就权当是我个人在自我安慰吧。只因除此之外，我实在无事可做。”

阿拜最吸引我的，不是他传达了一个诗性民族的抒情传统和浪漫气质，而是他作品中蕴含的强烈的批判精神。尤其是晚年的箴言集《阿克利亚》，如同鲁迅的杂文，放弃了隐喻，变成“匕首和投枪”，直指人性中的贪婪、虚伪、放纵、无知、懒惰、奸诈，并向着它们猛烈开火。由对人性之恶的痛心疾首，对泛滥陋习的无情鞭笞，使他成为一位“忧愤的诗人”。他的愤怒有时使人想起鲁迅。是的，阿拜就是草原上的鲁迅，诗人中的鲁迅。

他对自己民族的批评和讽刺是不留情面的，并且是史无前例的。他说：“我们像寒鸦般乱叫，乌鸦般聒噪，飞不出阿吾勒（牧村）的粪堆。”他在诗中这样写他的“人民”：“哈萨克，我人口众多的民族，可爱的人民！／迟迟未修的髭须竟污损了你的仪容。／你左颊上是血，右颊上有未拭净的油泥，／分不清好与坏，分不清丑恶与美丽。”阿拜并非在